

秋水fb

美輪渡



上海廣益局印行

春秋水叢菊淚

第十一回 姑蘇城官長狎名妓
高家堰視學賺強徒

話講陶姓姚姓喬姓饒姓。四位科長
科員。前至法院。與推事王壽朋接洽
一起。雙方皆用調滑手段。此方固爲
雪門懇情。但講話亦不落邊際。時說
雪門尙不犯嫌。惟援引揚州人太多。
又時說揚州人亦不大壞。不過不如
我們淮城人之好。壽朋忙說。對呀對



呀淮城者我們之淮城那能容揚州人在此地插足而况縣視學一席現在又聽說用的南山樵這南山樵又是個揚州人我替你們設想將來山陽縣公署一定改做揚州會館那末我們地方上人是沒有插足的所在了且有一層我們淮城的教育還可談得嗎關起門來講誰處不是有名無實誰處不是馬馬虎虎我有一比自家揭起底衣彼人瞧屎屁股是犯不着的從中有个喬鐵琴說是呀是呀無論如何我們要推翻這揚州會館陶竹笙姚金鈴饒笛仙齊說這件事我們是一致贊成的不過言歸正傳我們今日談的魚八雁不免牽涉南山樵教育一事法律又一事請問這縣署提人有甚方法解決壽朋說除得魚雪門自坐大牢替代所丁胡起元那就案情解決不生其他問題了其時陶姚喬饒齊把舌頭一伸說這事鬧大了鬧得開花了壽朋笑說如不開花那能結果呢四人見話不投機事難疏解只好辭別壽

朋回見徽章山樵却好雪門亦從鄉下勘案歸來大家聚議辦法徽章因說這件案子在淮城山陽不能了須到南京省方找找麻駿卿梁藥亭在省府疏通疏通包可沒事雪門這時才向着山樵說這事須仰仗大力山樵連稱不敢不敢雪門因說我深知足下與藥亭非常要好只要梁先生爲我進言當不致沒有把握我們定明日赴寧好是不好山樵將頭一點說了聲事不宜遲到了次日雪門卽同山樵乘輪南下隨帶的還有何二獸子郝大肚子饒笛仙陶竹笙也要到南京見見什面維時總統府已改做都督府南京於國變以後又是一番氣象由下關到中正街那一條小小鐵路便捷異常在中正街揀了個西成旅館頗爲寬敞別的不忙次日卽至省民政府由山樵領着雪門來見梁藥亭這藥亭能書能畫能詩能詞他憑這着一枝筆交結官場認得一班新舊官僚着實不少不過藥亭的畫不是賣畫字亦不是賣

字字寫的是董香光畫仿的大滌子苦瓜和尚到很有點派頭便是詩詞也得些稼軒白石之遺那嶺南三家中的梁藥亭是他心儀其人簡直要化二爲一的不恭維他他這爲人不但揚州的花蕊卿比他不上便是石上村也比他不上呀書畫的身分在個賣品與非賣品是真名士的手筆講究了一錢不值千金不賣藥亭也喜歡嫖他這嫖要本山取土他的渾家出自名門年至四十尙未生子有婢阿嬌頗有姿色他拿出一種惜玉憐香的手段便叙叙摸摸借慰飢渴合當香烟嗣續居然一索生男他個夫人到也大方准其將阿嬌收房諸如此類這種嫖法頗得菊隱翁的游戲三昧不過菊隱翁的菊婢他能不再嫁人並以身殉菊（照應前書）至藥亭的阿嬌怕只是口不應心儘管一縷情絲未必縛得伊住吧（以觀其後）這時山樵入見藥亭并介紹雪門俗說方以類聚是圈子裏的人物雖不識面也應該知名的藥

亭如氣得很。當說雪門此來。想係要謁見次長的。呀呀呀。編者錯了。照例一省有個省長。如何藥亭不稱省長。獨稱次長。難道我們江蘇沒省長麼。諸位有所不知。光復時。長由民選。當時省長選的魏開華。另有兩位次長。一係麻駿卿。一係沈孝達。據說開華擺着卿紳架落。與仇疎甫同作寒蟬。不問時事。照例正長缺席。當由次長代理。那麻駿卿家住揚州。有人嘲笑他家裁縫鋪子仍未收歇。這未免言過其實。至沈孝達先生。委係松江人氏。伊在上海辦理一所師範學堂。規模闊大。編者記不清楚。不知道爲龍門師範。爲鳳門師範。但他先生道德很高。眼光很銳。手段很敏。一會兒校長。一會兒會長。一會兒又做次長。記得公署會客。兩位次長是一齊出席。其時魚雪門凜着藥亭先容。又恐語言不能到達。一定要山樵在旁帮襯。山樵不好推辭。彷彿新婦謁見翁姑。必得伴娘姑代達一切。見面以後。麻駿卿卽問雪門在任狀況。雪

門拙於言詞。頻頻以目視山樵。這山樵原與駿卿有一面之識。駿卿也知道山樵是個健者。駿卿因問山樵說。足下幾時到淮城的。對於淮城狀況。諒必知其大概。我要動問。那王壽朋爲人如何。魚八雁爲人又如何。所設看守所是否有無弊病。又看守所之存在。是否與法律有無抵觸。山樵不慌不忙。開口答說。小子向辦學校事宜。於官場殊不接近。不知雪門先生兀的要找到小子。偏生小子一到淮城。彼處即發生事端。魚八雁粗忽有之。彼以舊日保甲之眼光之手段。來辦今日之警察。對於法理。是稍差一點。不過淮城看守所之設。並非淮城的單行法。因江北盜賊滋多。所以縣知事亦得以處理刑事。有刑事必有羈押。故不名之爲外監。而名之爲看守所。且該所成立。亦奉大憲指令。後行如以爲不合。法定手續是咎不在縣知事而在准予立案之上級官廳。駿卿聽到這裏。忙說是的是的。這縣署得設看守所。大概是不止。

一處的我想王壽朋敢於入縣提人此必假公濟私挾有私嫌山樵因欠一
欠身說這就我公明見萬里了俗講冰炭不同爐新與舊不能合作平心而
論現方革命開始那有完全簇新的新人卽如王壽朋也不能算做脫離腐
化不過東洋跑了一趟富貴不離其身挾了一部六法大全他就賣弄他的
新法理其實他的老父被他氣死日前伊父親至法庭起訴告兒子壽朋忤
逆不孝狀紙遞了上去那問官哈哈大笑說王壽朋是不是你的兒子你是
不是王壽朋的老子伊父着急說難道父子也會假嗎那問官說我料定你
不假不過民國的法律非前清的法律你好糊塗甚麼叫做忤逆甚麼叫做
不孝你不望他笑他便望你笑了嗎伊父急得活跳說是我告的是這個不
孝不是告的那個不笑問官喝聲休得胡纏袖子一拂就此退庭山樵講到
這裏麻駿卿尙不大介意轉是沈孝達連喊畜生畜生現在新人物竟有這

回事。麼處家如此涉世可知。因對山樵及雪門說。你們此回有公文來的不曾。兩人齊說。有的有的。依孝達的意思。便要下個訓令。申斥壽朋。駿卿說。此回事體。行政而兼司法。怕那王壽朋已有公文呈報蘇州高級審判廳。你倆（謂雪門山樵）可往蘇州一行。我這裏加封公函。與那廳長沈廷臣必可得圓滿結果。言至此。山樵向雪門遞個眼色。雪門會意。當卽欠身道謝。駿卿趁這個當兒。也就端起茶杯。送客官場裏的規矩。那怕話沒講完。只要茶杯一端。立即翦斷話頭。尊客不走要走。當下南山樵陪着魚雪門走回旅館。早有饒笛仙陶竹笙何二獸子郝大肚子出廳迎候。別的人到還穩實。惟有郝大肚子一把拉着山樵。儘管問長問短。此時天氣漸熱。胖子怕煖。大肚子已是脫去小衣。赤着上身。一絲不掛。下邊襪子拉了。披着靸鞋。手內搖着粗大芭蕉。還替山樵搗着搗着。山樵頗不耐煩。只說一聲事可就緒。你們不必煩了。

大肚子聽着這句。身子一跳。復行歸坐。不料一個咕咚。如攢古牛一般。原來何二獸子有點傻氣。彼趁大肚子得意忘形。冷不提防。將坐椅一抽。給姓郝的一個屁坐。惹得大肚兄呌的哇啦哇啦。一屋的人也就轟堂大笑。雪門這時也把羅衫脫了。因說慢忙慢忙。今日的事是虧着山樵先生。我們得個圓滿的答復。笛樓竹笙同說。我們早知道這事非山樵不行。早知有了山樵。從中關說。一定是有圓滿的結果。大肚子起來。摸着自家屁股。說你們事情圓滿了。我的賤臀。跌破了。却同那位算帳。雪門指着二獸子說。自然同他算帳。大肚子連連搖頭。說不行。不行。叫化子打不出三碗冷飯來。我們還找叫化子頭兒。今日這本帳定同雪翁縣長算定了。雪門笑說好的。好的。我們下河。弄個殼子吃吃。如何。你道此話怎講。所謂下河便係下的秦淮河。到得夏天。那秦淮河的畫舫。如織。不拘甚的畫舫。總可以在上面宴客。所謂吃殼子。是

有頭菜。二菜坐碟。小碗點心。俱然却沒有坐菜。價格却合算。許多是在南京的朋友。大概都知道這個別竅。雪門講了這句。那大肚兄早忘却痛苦。一方面問長問短。由雪門將在省公署談話。複述一遍。一方面穿好靴襪。套起短衫長衫。不須交代。趁着太陽西下。大家僱了黃包車。一氣拉到夫子廟。這廟前卽係遊船碼頭。魚雪門原是個放蕩不羈的人物。上了畫舫。即想到笙歌。第二個郝大肚子也是個有戶。其人交結官場。甚麼嫖賭抽煙。那一件能少得姓郝的。原來大肚子又叫做郝三。這郝三引起動機。指手畫腳的說是鄰船上已有管弦絲竹之聲。人家爭先。我們何可落後。雪門笑說。這件事不能強迫教育。是好賢的我們。談談不是好賢的我們。作罷。那何二獸子忽在旁插言說。誰不好賢。誰是烏龜。山樵笑說。獸兄之言錯了。是做龜的人嫖也是做龜不嫖。也是做龜。因着烏龜是他個本位。不是做龜的人嫖也好。不嫖也。

好。所謂。嫖。不。嫖。是。一。問。題。龜。不。龜。又。是。一。問。題。我。看。這。烏。龜。的。問。題。還。從。你。
本。身。解。決。何。必。拖。人。下。水。呢。（此。爲。漿。花。妙。舌）山。樵。只。這。一。句。引。得。人。拍。手。
哈。笑。哈。笑。已。過。當。由。雪。門。對。着。山。樵。說。這。事。從。不。龜。的。來。起。你。先。生。意。思。如。
何。山。樵。說。可。以。可。以。不。過。我。於。此。間。不。甚。相。熟。郝。三。又。在。旁。插。言。說。誰。個。烏。
龜。才。熟。雪。門。說。逢。場。作。戲。只。要。大。家。贊。成。自。然。有。熟。的。媒。介。說。罷。因。將。手。向。
船。戶。阿。三。一。招。阿。三。笑。嘻。嘻。的。走。進。船。來。問。明。所。以。早。已。金。子。翠。子。紅。子。鴨。
子。報。出。一。大。套。的。芳。名。某。馆。人。出。於。某。家。某。先。生。出。於。某。院。一。陣。天。花。亂。墜。
由。雪。門。亂。點。鴛。鴦。開。去。一。紙。名。條。欲。金。者。金。欲。翠。者。翠。暗。中。摸。索。碰。碰。因。緣。
一。會。工。夫。大。的。小。的。肥。的。瘦。的。登。時。老。鴉。老。鴉。問。姓。問。名。鬧。做。一。團。他。也。唱。
支。西。皮。他。也。唱。支。二。簧。還。有。幫。子。腔。還。有。青。衣。旦。絲。竹。噏。嘈。快。樂。無。似。偏。生。
郝。三。爺。叫。的。小。鴨。子。遲。遲。不。到。一。再。催。牌。才。由。鄰。船。上。轉。了。過。來。這。鴨。姑。娘。

又。生。得。肥。肥。胖。胖。與。郝。三。要。算。做。天。生。配。偶。郝。三。瞧。着。鴨。姑。娘。扭。扭。捏。捏。扶。
上。跳。板。他。先。生。竟。出。船。歡。迎。彼。此。打。個。照。面。你。也。賞。識。我。是。個。胖。都。都。我。也。
賞。識。你。是。個。胖。娃。娃。二。胖。相。遇。一。個。剛。上。船。頭。一。個。剛。在。船。頭。無。巧。不。成。書。
偏。生。脚。下。跳。板。一。滑。鴨。姑。娘。立。身。不。住。一。個。仰。翻。船。頭。一。晃。郝。老。三。也。就。立。
脚。不。牢。一。個。倒。栽。諸。位。想。想。那。仰。翻。的。自。然。跌。落。水。底。倒。栽。的。自。然。跌。落。水。
面。無。論。水。底。水。面。女。下。男。上。兩。人。皆。要。各。顧。生。命。你。拉。着。我。我。扯。着。你。好。在。
秦。淮。河。水。量。不。深。好。如。畫。舫。靠。着。畫。舫。人。多。手。雜。一。聲。下。水。早。有。三。五。個。船。
戶。撲。通。撲。通。跳。入。河。心。先。把。一。位。胖。都。都。搭。上。然。後。再。撈。起。胖。娃。娃。雖。五。月。
天。氣。浸。水。不。冷。然。而。一。口。一。口。的。冷。水。免。不。得。喝。了。許。多。再。瞧。一。瞧。渾。身。的。
衣。裳。緊。貼。在。肉。上。真。個。深。淺。刻。露。無。可。躲。藏。胖。娃。娃。是。乳。峯。高。聳。胖。都。都。是。
醜。態。畢。露。急。切。間。下。得。船。底。分。男。分。女。換。穿。衣。服。原。來。鴨。姑。娘。由。裏。足。新。經。

解放所以行走還扭扭捏捏(的係民國初年的狀況)今日吃虧一者因為體量過重二者便是這小脚新放的緣故閒話不談單談兩位胖人換穿衣服又多多吃些滾熱的薑湯恰好坐碟已齊所謂一佛一花各各敘坐此時惺惺惜惺惺胖都也捨不得胖娃娃胖娃娃也捨不得胖都都勉強吃了兩杯薄荷酒郝老三不免嘔吐起來鴨姑娘還捏起拳頭替郝三搥搥脊背那知一陣噁心一股酸氣好端端個胖娃娃也就嘔吐起來兩胖不能終席那鴨姑娘討了局包由男班子帶他回去大肚子哼聲哼氣穩坐不住當然由二獸子送彼前回山樵在座因發了一些感想他想人們身體不可過胖胖便雷瓜前聞海東雲在鍾莊赴會便因雷瓜的緣故在瘦西湖跌了一交當時若不虧鳳翔雲於生命幾發生危險(回應前書)今日這郝大肚子亦因為生得太雷偏生無獨有偶有個胖都都還有個胖娃娃難道他一男一

女預約在秦淮河。忽浴嗎。總之這回事要算個殺風景的事體。想着想着也就酒杯一擋。站起身來。從腰包內掏出兩塊洋錢。遞給伶人紅玉。說是你可好生回去。不要學那胖鴨子下河洗澡了。紅玉一笑走開。其時魚雪門饒笛仙陶竹笙也就開銷局賬。同着山樵趕回旅館。瞧瞧郝三已是發寒發熱。在床呻吟不止。好在這個病是多吃了幾口冷水。渾身浸溼些水氣。沒有多麼的妨礙。到得次日。雪門因謂山樵說。我們要幹我們的正經。那麻駿卿沈孝達是允着即發快函的。今日赴蘇却好前後逗筭銜接一氣的一客不煩二主。還要足下同我一行。山樵知道義不容辭。情無可却。當卽滿口答應。日間邀約梁藥亭在問柳酒館小聚。晚間乘着滻寧夜車。一主一賓。帶着一個管家金桂。徑至蘇州。揀個大大的旅館。好像叫做惠中旅館。上首三間河廳。很爲軒敞。湘廉一捲。隔河即係一家妓院。時則夕陽西墜。清風徐來。一陣珠蘭。

茉莉花香透入鼻觀。山樵不禁說聲好香。好香。香得很有意味。雪門笑說。這叫勾魂使者先生的一點魂靈兒。怕的已被這香風勾去。話沒講完。接着是一片笑聲。山樵立起一看。只見隔河妓院窗軒大開。臨河小几上正排列着幾盆贛蘭。還有些珠蘭茉莉。搭配笑的是一個娘姨。高捲珠簾。有位倌人伸出纖手。在伊夾肢窩裏撓癢。這一笑。珠簾墮落。別個姊妹又拍手哈笑。笑得那娘姨沒處着手。這個當兒。雪門猛可的咳嗽一聲。那隔河的一羣姊妹花也就凝神注意。請問注意的甚麼。大凡當倌人的醉心只財才兩字。一個是有貝之財。一個是無貝之才。論其實濟。那無貝之才原不能當做飯喫。不過煙花墮落。本有苦衷。神女生涯亦生慧眼。所以有身骨的妓女儘有見錢不愛金錢。買得他笑態。却買不得他歡心。以雪門山樵並論。自然山樵生得清眉秀目。白面豐頤。一望而知爲無貝之才。至於雪門官氣有餘。秀氣不足。雖

爲人胸襟豪爽而語言面目却也不十分漂亮不過頤指氣使之間又一望而知爲有貝之財的總之才財不能兩全主賓聚在一起一邊是凝神注意一邊亦注意凝神大概天下婦女莫美於蘇州他處描頭畫角儘管粉白黛綠眉如柳葉面似桃花不免總有些拿捏至於蘇州呢沒個婦女沒有美人的姿勢甚至鄉下村姑灶下傭婦挑個担子提個籃子頭上是鬟雲烏灼身段亦極其苗條所謂其美在骨人生幸福莫過蘇州雪門與山樵賞鑒一番真上了那勾魂使者的套語脚底把滑不住不免套起長衫一個圈子兜了過去原來該院上等的牌子有位慶春樓有位花月閣這花月閣略懂得些詩詞歌賦近前同山樵打個照面也就挨肩坐下慶春樓是巴結官場的打聽升官以階級論大人比老鴉老鴨高一級老鴉老鴨又比先生高一級花月雪門係一位山陽縣知事忙的大人長大人短叫不絕口大概做官的希望